



青年學習修養叢書

青年出版社

真實的 故事

伊·柯仲科著
趙華譯

179
4122
II

青年學習修養叢書

真實的故事

伊·柯仲科 著
趙 華 譯

青年出版社出版

ИЛЪЯ КОТЕНКО
ПРАВДИВАЯ ПОВЕСТЬ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1



真 實 的 故 事

著 者：伊 · 柯 仲 科

譯 者：趙 華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新 北 京 印 刷 廠

北京西便門南大道乙一號



1952年6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 2,800 元

1952年9月再版

60,001—160,000(京)

0017

4122
II



出版社

2,800 元

目 錄

寫在前面·····	(一)
最珍貴的·····	(六)
他們倆誰是知識分子？·····	(二二)
我們的友誼的基礎·····	(三四)
談談愛情·····	(四九)
我們的家庭·····	(六一)
最後的話·····	(七一)

寫在前面

這是從一件小事情開始的。

共青真理報編輯部收到一封從斯摩稜斯克州寄來的信。圖曼諾夫城農業學校的教師亞歷山大·華西列維契·阿莫索夫在信裏寫道：

「我的職業是建築工程師。以前是在新的建築工程上工作，現在則在學校裏教書。

最近我知道了一件絕交的事情；我想引用一段一個女實驗員給她女朋友的信，來把這件事告訴讀者。我不知道她那女朋友是怎樣回覆的。但我希望讀者們，我們的蘇維埃青年男女們，能向加林娜·查洛娃指明她的錯誤……」

於是，為說明泥水工人安納托里·謝甫金同女實驗員加林娜·查洛娃從認識到不和的經過，阿莫索夫工程師便摘錄了一段加林娜·查洛娃給她女朋友的信：

「……親愛的濟娜，我還想把我同托里亞·謝甫金（註）絕交的事告訴你。我是在文化宮的

（註）托里亞是安納托里的愛稱。

舞會上同他認識的，他邀請我跳華爾茲舞，然後我們便交談起來。他同我談話時，顯得非常困窘，臉也紅了。到舞會完畢的時候我才知道，我的新交叫做托里亞·謝甫金。他表現得極為有禮貌，親切慇懃。我打算了解一下他是誰，在哪兒工作或學習。當我們相識的時候，我便說：「加林娜·查洛娃，試驗建築材料的實驗員。」我故意着重地說出自己的職業，想叫托里亞也同樣回答我，但他只是說道：「很感愉快。」這樣，關於他的事我就什麼也不了解。

同托里亞一起我從不感到枯燥。我們散步時，托里亞總是極其有趣地談到詩歌、繪畫和新書。他說到的建築家同雕刻家的名字，有幾位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哩。譬如，在此以前我既不知道巴然諾夫，也不知道克洛特。

當我開始說話的時候，不知怎麼就不由自主地弄成我總是談我自己：我怎樣取幾立方厘米的水泥來試驗，同事們和我的關係處得怎樣，以及我喜歡什麼衣服等等。托里亞留意地聽着，甚至還這樣問：「連塗飾泥（註）也試驗麼？」

在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已很習慣和他在一起，而且，不瞞你說，我很珍視他的友誼。我以為謝甫金是個建築學院的大學生，到我們這兒來度假期的。你也知道，建築家是喜歡圖畫和詩歌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甚至自己也畫得很不壞呢。我不知道托里亞是否也繪畫，可是我們關於藝

（註）塗飾泥是石灰、沙土和水調成的建築中用的泥漿。

術却談得很多。總之他是個有趣的人。

但現在我們的友誼却破裂了。一切都發生得不知爲什麼這樣意外。那是個休息日子，有「勞動」隊同「布爾什維克」隊的足球比賽。「布爾什維克」隊裏有我的熟人，我便邀請托里亞到體育場去。我們不慌不忙地走着，談着話；突然托里亞在文化宮的對面停下來，指給我看那正面的帶圖飾的簷板，問道：「你喜歡嗎？」而我呢，恍若已經到了體育場中，看到謝里亞·蘇里柯夫怎樣靈巧地把球「截住」，聽見了觀衆的鼓掌歡呼。

「沒什麼，」我說，「簷板罷了。」而爲着緩和一下我那心不在焉的神情，便添上一句：「不錯，很好。」

托里亞高興了，緊緊握住我的手。以前我從未看見他像這樣過。

「你知道，加林娜，」他說，「當我修飾這簷板的時候，我只不過是四級工人（註）呢。」你想想看，我什麼也搞不明白。「怎麼搞的，」我問，「「修飾簷板」？」托里亞便述說，在完成了這個建築物的修建工作以後，他馬上被提升爲五級工人。現在呢，他好像正在參加食品工人俱樂部的工作。不久便會委託他自己來組織一個工作隊了。他敘說這些事情時，眼睛裏甚至閃耀着一種特別的光輝。

（註）蘇聯的工人共分八級，技術最熟練的才能作八級工人。

『這個工作隊，』他說道，『我要從工藝學校的畢業生中去挑選。要知道我自己不過是在三年前從這個學校裏畢業的呀。』

『那麼你，托里亞，是個普通餉泥水工人？』我問他。而腦子裏立刻便現出一個穿着襤褸了石灰漿的工作服的人來。於是我用一種新的眼光從頭到腳地打量了他一遍，雖然他穿的是嶄新的藍衣服，我看去却總像是工作服，那上面還有白色的石灰點。

『我還以為，』我一下子衝口而出，『你是學建築的大學生呢。』

你真該聽聽看，他是問得多麼侮辱人：

『作一個泥水工人難道就不好嗎？』

『不，為什麼不好，』我開始解釋……不過我已得不到任何諒解了。』

接下去加林娜便寫出繼續發生的事：

『……我們沉默地走着。話已經談不起來了。在體育場的入口處他突然轉過身子，迅速地走回去。既沒有對我說一句話，也沒有告別。不管我後來怎樣努力想和好，我們的友誼却已完結了。托里亞再也不願同我見面了。』

這個故事在共青真理報上用「絕交」的標題登了出來。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閱讀了它。在德米特列夫邊區的庫爾斯克州，一個農村圖書館管理員亞歷山大·達維多夫和他的拖拉機手同志們

一起討論了這篇文章；在克里沃·羅格城，冶金工廠的全體廢熱處理工作隊在午休時間讀了「絕交」；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部長會議的青年團員們和海參崴第十四工藝學校的學生們，在他們的會議上也都談到了這篇故事。

共青真理報編輯部開始不斷地接到從工廠、學校、集體農莊和部隊中寄來的信。「絕交」成了談論共產主義青年建設者工作自豪感的一個有趣的大的話題，成了談論對待勞動的新態度的話題。這種新的態度，正和我們的生活一道，逐年地顯示出它所有的優美，成為我們彼此間新的關係，我們的友誼、愛情、家庭與教育的基礎——新的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了。

在這些信上署名的有三千多人。這些信肯定了我們祖國的青年人在相互關係上的新的特質。寫信者憤怒地反對一切陳舊的市儈的思想意識，無情地揭露出某些青年男女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

這些信，這些平凡的人的文件，乃是這本「真實的故事」的基礎，原始的、重要的詞句應當是屬於它們的。

最珍貴的

蘇維埃人生活中最珍貴、最偉大的，他所引為驕傲、所熱愛的、從敵人的侵害下所保衛的，——是他們的勞動，在工廠內，在集體農莊的田野中，在修建工地上，在實驗研究室和學校裏的和平而自由的勞動，為着自己祖國的繁榮富強，為着共產主義的勝利和人類美好的未來而從事的事的勞動——共青真理報編輯部從我們廣大的國土的各個角落裏所收到的無數來信，都是這樣談論着。

許多青年在他們的信中，提到熱情的人道主義者、自由勞動的熱烈歌頌者亞歷克賽·馬克西莫維契·高爾基的名字，並引用這位作家談論勞動人民偉大之處的言詞。

頓巴斯的青年礦工、函授大學學生維克多·奧符拉明柯和另外幾個人都想起高爾基未完成的劇本「雅可夫·包哥莫洛夫」來。

這劇本有什麼吸引人之處呢？它和「絕交」有什麼關係呢？

屹立在高爾基的劇本中心的，是水利技術家雅可夫·包哥莫洛夫的鮮明的形象。雅可夫·包

哥莫洛夫是俄羅斯知識階層最優秀的一部分人的代表人物，對於這一部分人來說，在生活中最爲重要的，是勞動，勞動創造，是改造大地並強使自然爲人類服務的勞動。包哥莫洛夫夢想把大地像寶石一樣地用人的勞動加以琢磨。他走向南方乾旱的草原，想在那裏實行灌溉土地的工作。

可是包哥莫洛夫的雙手是受到束縛的。那進行着灌溉工作的土地，屬於地主布凱耶夫所有，後者對於灌溉工作却很少興趣。工作進行得很不好，包工者不運材料來，修建的機械損壞了，工人們挨着餓。包哥莫洛夫明白，破壞工作的首先正是地主本人。包哥莫洛夫想引起布凱耶夫的興趣，便熱忱地向他描繪那未來的圖景：灌溉了的土地上將生長起樹林和公園來，它們將在春天的陽光裏閃耀着綠色，在公園的林蔭路上，女人們和孩子們可以散散步。

但這並沒有怎樣打動地主的心。

「就——只是這樣麼？」他打斷包哥莫洛夫的話頭，「可是……這得在二十五年以後。我却想現在就得到點什麼……爲我自己……」

包哥莫洛夫氣憤了，就說，即使是爲自己，爲個人的幸福，也必須首先感覺到自己勞動的歡樂，感覺到創造的歡樂。

「鄉巴佬一輩子都勞動，」地主又插嘴說，「而歡樂呢——却嚐受不到。」

「那是因爲他的勞動使得他筋疲力盡，」包哥莫洛夫憤怒地回答，「受着奴役，得不到什麼

結果。他幹完他所有的工作，但這並沒有使他有可能感到自己是歷史上的人，是爲着未來的歡樂而使大地美麗起來的人物。」

維克多·奧符拉明柯之所以想到這一作品，是因爲我們的生活正在把高爾基未完成的劇本寫完。雅可夫·包哥莫洛夫所夢想的，目前蘇聯人民正以歷史上空前的規模在實現着：幾千公里的運河在沙漠和荒原裏開闢，幾百萬公頃旱地受到灌溉，草原上出現了森林和城市。蘇聯人民爲了打下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正在把自己的勞動、把本身職業的意義提升到創造的最高峯。

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曾對穿着工人服、農民上衣和軍裝的男女青年們發表演說道：

「任何一種勞動，不管它怎樣髒污，怎樣困難，我們都應當把它好好組織起來，使每個工人和農民都會對自己說：我是偉大自由勞動軍中的一分子，我能不能不要資本家和地主，來親自建設自己的生活，我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秩序。」（註）

這樣的勞動已組織起來、建立起來，並有了輝煌的成就。它已成爲共產主義青年建設者生活中最可珍貴的東西了。每一封來信，都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申述斯大林同志所簡單明瞭地說過的話：「……在我們這裏，勞動具有社會的意義，勞動是榮譽的、光榮的事業。」

（註）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八一五頁。

加林娜·查洛娃却輕浮地侮辱了這種光榮，侮辱了這種英勇和榮譽。千百個不同職業的人都起而衛護安納托里·謝甫金。他們衛護他，也就是衛護自己，衛護蘇維埃人對待勞動的嚴肅態度。

「我的職業是醫生，」普斯柯夫城的青年團員伊果利·高列洛夫寫道，「可是倘若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泥水匠，或者，可能的話，是汽車司機，集體農莊的莊員，那我也仍然以我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職業自豪。在我們的國家內，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種勞動都是為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思想所照耀着的。」

「謝甫金又不是生活在美國，」許多人這樣寫道。他們的意思是說：在那裏才會發生這樣的事，即一個普通的泥水工人不能夠以他自己的職業而自豪，不能夠說這職業是祖國所需要的，——白宮並不算建築新的水力發電站，不打算修繕加爾列姆（註一）半毀場的工人住宅，也不打算在印第安人的居留區（註二）裏蓋起精美的房屋來。

沃洛哥德第三工藝學校的女生、未來的油漆工人和泥水工人加里雅·佛明娜，塔瑪娜·安法

（註一）紐約工人集居的區域。

（註二）美國人對土著印第安人大肆殺戮以後，把他們趕到指定的地區，只許他們在這些地區裏生活，企圖這樣慢慢地消滅印第安人。

洛娃，柳德米娜·華恩，索尼雅·索波列娃，雅渥特娜·斯克魯斯柯普斯，加里雅·波達尼娜，列娜·伊薩柯娃和加里雅·別里雅耶娃簡捷地表示道：

「倘若在我國沒有油漆工人和泥水工人，那麼女實驗員加里雅·查洛娃便會在剝了皮似的未曾修飾過的實驗室裏試驗她那水泥了。站在加里雅（註）的朋友的地位，我們要用詩人烏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的話來回答她：

你去把書多讀幾遍，

好好想一想——

所有的工作全都好，

你就揀你喜歡的

去挑選吧！

可是不許欺負別人！我們要寫的這就已經寫完啦……」

基輔農學院的大學生利瑪·魯舍希娜提到蘇維埃人的勞動的世界歷史意義：

（註）指加林娜·查洛娃，加林娜是加里雅的小稱。

「詩人蘇爾柯夫在他的一首詩中，把建設着共產主義的勞動着的蘇維埃人說得好：

而那些對這塊處女地獻出了自己的勞動

不願使幸福碎裂的人，

將以斯大林時代的力士身份

永垂青史。

全世界都知道普通蘇維埃人的勞動，而全世界也確信，這種勞動是比戰爭更強大、更有力的。」

我國每一個年青人，不管他做的是什麼工作，他心中都懷有工作的自豪感。他意識到他的勞動是匯合在所有蘇維埃人的共同勞動之中，把蘇維埃人不斷推向共產主義社會。這種意識就給予他一種自然而然的愉快的感覺，一種爲他自己、爲他的職業而自豪的感覺。

「……蘇維埃人摯愛自己的工作。」青年團員葉·米努興代表克里沃羅什冶金工廠火力發電站的青年寫道，「爲了建設共產主義這一偉大目標，他把自己整個獻身於工作。當他有什麼問題不得解決的時候，便焦慮着，熬着，時常是徹夜不眠地搜尋着更好的解決辦法；而當他找到對共

同事業有良好結果的一些什麼時，他便也得到個人的滿足了。」

創造、美麗——就在這裏；蘇維埃人勞動中最珍貴的也在這裏。

這樣的勞動，是創造力量、英勇與真正的英雄主義的源泉。普通人的英雄主義，普通職業中的英雄主義，在我國已成爲一種日常的現象了。

難道林務員和拖拉機手不是平常的、普通的職業麼？可是就是在這裏也可以出現真正的勞動的英雄主義。有一次，薩拉托夫州皮捷爾防護林站的林務員華連金、格里哥列夫和拖拉機手維克多·車爾尼根必須從車站上把運到的橡樹苗送到種植區去。這兩位同志帶着貨載走近渡口時，發現葉魯斯蘭河上的橋梁已被水流沒了，又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他們決定把貨載涉水運過去。華連金走進結了薄冰的水中，在前面探索着堅硬的河底，維克多開着拖拉機跟在後面。一夜之中他們這樣涉渡了兩次。橡樹苗按時運到了。他們沒有使等待着他們的集體農莊莊員們爲難，沒有使工作中斷。第二天，在那個區域裏便栽上了二十公頃的樹林。這兩位年青人懂得，他們是在參加執行斯大林的改造自然的偉大計劃，因此在那一天，他們便爲祖國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責任。

在巴庫附近的巴拉扎拉車站，一位青年團員亞歷克賽·普魯仙柯做着檢車員的工作。有一次，當掛車的時候，他發現油槽車的蓋子開了，大股的石油流到地上來。普魯仙柯毫不考慮地跑到槽車旁，用肩膀堵住缺口，在工人們沒有跑過來以前，他一直用力緊緊壓着。五十噸的石油就